

泥土

第三輯

人、獸、鬼

編輯者 泥土社

發行者 泥土社

一九四七

七·廿五號出版

戈揚

法西斯細菌散布在牠每一塊肌肉，自尊的狂妄，在牠每一根脈管流淌；和希特拉，佛朗哥是至友，還給杜魯門許過一個願心：

永遠地願以人民骨酪的數目，換取軍火！

1 永遠地向著光明與真理，而永遠地與你周圍底及真理者搏鬥！

辱罵——管它呢！
流血——管它呢！
死亡——管它呢！

把十字架投給「奴隸」群，讓碑在「奴隸」群中豎起來！

讓自己底血，開出美麗的花，用敵人底血，灌溉和餵養。

2 向著腐爛的搖動，我歌頌你，向著翻騰的海洋，我歌頌你，向著人類的至善、至真、至美、我歌頌你。

是失掉了理智的瘋子，是時代的壞血病，時代的噩夢！

(拖着罪孽的脚步，從這個角落到那個角落，聞着飢渴的血口，覓尋着人，覓尋着充飢的美餐。)

3 像傀儡戲一樣，你們身後的線，抓在主子底手裏，主子叫你們做什麼，你們便做什麼，你們自己失去了自己！

任何一個集會中，都有你們，任何一個好人的脊背後，都有你們，你們用那兩隻失却人性的眼睛，偷偷地盯視着他們，你們用那兩隻毫無是非的手，記下來他們的言論和名字！

你們是獸的伙伴和獸的嘍囉，你們也是人的至敵！

作者附記：本篇「斷片」的題目是聞一多先生的一個「斷片」的題目——「爲「一二一」殉難四烈士所寫，登在昆明「時代評論」上——今天，爲了紀念聞先生這個「人」被狙一週年，所以借用了這個題目。

七月十五日。

挺立着！

石堅

挺立着，在這片血污的土地上，岸然的挺立着！

你們把侮罵、欺詐、迫害……一齊使上吧，過去的歲月裏，我未曾被這些所打倒；未來的日子中，我也決不會對它們低頭

我曾恨這個腐臭的社會，憎恨維繫這個社會的你們，聽見你們「輕巧」的笑和「委婉」的話語，我感到了「悚然」和「忿然」，因爲在那笑聲和話聲中隱藏着一顆顆好惡的心！

我還沒學會耶穌的大度，還沒修養到連敵人也愛的程度。看見勢利的狗便要投石頭，遇着梳模作樣的鬼便扯破他的外衣，碰上噬人的獸便舉起殺傷的投槍，對着滿手滿口血腥的你們便要反抗……

我不會把醜惡說成美麗，不能把屠夫認爲友人；我見了糞坑一定要編眉，遇到劊子手必然要忿怒。我只有這麼一點點「真實」，我珍惜它像珍惜我的生命。想要我丟掉它，跟着你們，向屠殺人民的英雄獻媚笑，向吸血鬼送恭維和讚譽，向騎在窮苦人的頭上變戲法的傢伙鼓掌和喝采，滾你媽的吧，別做夢啦！

聞一多二三事

吳晗

一多原來住在昆華中學西宿舍，一大家人一共兩間小房子，擠得實在可以，當我準備到學校去抽籤聯大西宮坡教職員宿舍的時候，（聯大在一九四三年才蓋了這一院宿舍，每兩間半算一家，一共二十三家，因為要房子住的人太多，只好用抽籤決定）也勸他去抽籤，結果我們兩家都抽中了，我是十三號，他是二十號，剛好兩對面。他是一大間加小半間，另有兩小間廚房在院子北頭，可是一家有八口，無論如何不夠住。剛好這個月他剩一點錢，很一很心，花五萬元加蓋一個小廚房，原來的廚房一間算下房，一間算孩子們的臥房，這一間小臥房有時候就成他的隱避所，有好多的民主文件，要趕寫趕印，他就躲在這間房子裏寫鋼版。

房子抽着了，他還在遲疑，一來不夠住，二來在昆中剛種下一片菜地，而且搬一次家，實在不容易。可是孩子們太喜歡這房子了，一來是新蓋的，離聯大附中只隔一堵牆，離附小也近些。二來離菜市西倉坡也近，三來一下坡就是翠湖，好風景，四來一多早已被特種人物注意了，昆中在城外，一多時常深更半夜回家，必得走一條小路，很偏僻家裏人太擔心了，西倉坡宿舍

就沒有這毛病。因此，孩子們一聽說抽中了籤，鬧着要立刻搬，一多扭不過，推說沒有準備，也沒有人手。孩子們不依，自作主張去雇板車，大大小小一起動員竟自搬了起來，一多無法，只好跟着搬。

前一天我問他，什麼時候搬，他說還沒定規。第二天下午忽然對面熙熙攘攘，堆滿一地東西，孩子們在跳跳蹦蹦竄進竄出，不一會他也來了，我問是怎麼一回事，他笑着說，多數黨勝利了，我是少數，沒辦法，這是民主的時代，我挖苦他說，不，不是民主，是孩子主！他大笑了一陣，一面在擦汗。

每家房子前除人行道外，有這麼兩丈長一丈寬的空地，物價高，蔬菜貴，大家都把門前這一點空地種菜，一多也跟着種起來了，還用高粱桿子編成籬笆。開頭一兩年一多還不十分理會，到了日本投降，聯大決定搬回北平以後，他反而動起手來，一會兒在去草，一會兒在修籬笆，儼然很在行的樣子。他不說為什麼，我也沒有問，因為我明白，他怕是最後才能走得成，家口多、路費大，這筆錢一時談不到，而且，更重要的是昆明還有許多事情非他做不可，晚走一天可以多做一天。而且，多留昆明一晌。

可以多刻一些圖章，一走上路，光是消耗，一到北平，也談不到此道，想來想去，還是多留幾個月的好。主意一定，別人忙着設法交通工具，他呢，反而安心種起菜來了。

抗戰末一年，一多發明了一個菜，叫一鍋熬，買一點牛肉或者豬肉，先在鍋裏煮熟，一大鍋肉湯，再加上白菜苦菜蘿蔔粉絲之類，邊吃邊熬，既省油，又省事，別有風味。

一九四四到四五年春間，昆明近日樓成爲昆明學聯壁報的集中點，到天黑了還有人圍着，用手電筒照着看，有些人着急了，撕之不足，也來貼上一套，刊名只差個把字，原來的王麻子，新貼的就是汪麻子，內容却剛好相反。他們管一多叫聞一多夫，楚圖南爲楚圖南哥，羅隆基呢，更好了，攔腰插入，叫

羅隆斯基。另一個叫廖光明的鉛印刊物則證一多爲聞二少。閑着我們也拿這些匪號開玩笑，覺得只有羅隆斯基這名字好玩，有時候說正經說順嘴了，也是「斯基」「夫」一大堆。

郭沫若先生去蘇聯，飛經昆明，這一天我和一多正在一個地方有事商量，突然中蘇文協的朋友來通知說郭先生在等我們，一見面談得極高興，大家商量要打聽請他吃飯。不料七八人把所有的錢湊起來也不夠，臨時抓人去借錢，一面先到冠生園吃起來。郭先生看見這情形，就和他的旅伴邵魯諾夫先生商量反客爲主，硬要作東。邵先生帶的是美金，就拿美金付賬。飯後，一多說天話，這次我們可真的吃虛布了，邵先生提抗議，說不對，是黃金。一問果然大家大笑了一陣子。

給一個人

馬蘭

你爲什麼向我意外的表示友情呢？

你爲什麼向我作神秘的微笑呢？

你爲什麼注意我的走路，立脚，揮汗呢？

你爲什麼注意我的發言，談笑，皺眉呢？

當我添了一件新襯衫的時候

你爲什麼驚異得像發顯了奇蹟一樣呢？

馮玉祥，我向你致敬

劉 劫

——讀馮玉祥告全國同胞書後

(一)

今天
北方的低氣壓使人喘不過呼吸
我
在這昏暗的煤油燈下
一字一句地
吞食着你的文告
我彷彿看見
你——稀古的老人
怎樣被那黑心的傢伙們
放逐到太平洋的彼岸
使你呼吸不到祖國的空氣
殘酷地，要將你的老骨拋向異邦
的泥土……
我又彷彿看見
你——不屈服的戰士
怎樣用你北方人的憤怒——
指點着他們的前額
罵詈着：希特勒，墨索里尼和
他們的黨徒
你又怎樣地堅決無私地
宣佈了他們的死刑

「除了瞎子以外，誰都看見了……」

於是你指出

誰在挖去人民的眼睛
誰在塞聾了人民的耳朵
誰在顛倒黑白，造謠說謊
誰在利用「本家、親戚、鄉親」的關係
誰在毒打遊行的學生
誰在使「有功勳的軍官去哭靈。」
誰在把救國人士下獄
誰在使公正的報館封閉了
誰在狂瘋的打內戰
誰在關死了門子
自己想坐皇帝……

「違背了民意，就是違背了天意，違背了天意，還有能不失敗的嗎？」
於是，你加動了獨裁者的喪鐘……

(二)

這一團粗糙的油印品
印刷得這樣模糊

而在我的感覺裏
心們，變了
油墨的氣息變成了芳香
皺紋的紙張放出異樣的光彩
我讀着——
淚水，始終充滿了我的眼眶……
馮玉祥，在這世界的另面
我向你致敬

你說
「現在不是作文章的時候，乃是
為國命的時候了……」
告訴你——在這樣的情緒下
我若有心還作文章
我還不如豬仔
我，不敢斷定
我的名字是否被列入黑名單
而，在夢裏
我常被那黑衣的暴徒嚇醒
那便是你诅咒過的——特務
我卑棄，我痛恨，我自己
我不能像織——
對那連做夢也使我受到威脅的東西們
與以澈底的還擊
一九四七，七，七。

當我口中含了一隻紙煙的時候。
你爲什麼三番五次地問我的經濟來源呢？
你爲什麼向我的朋友嘮嘮叨叨地詢問我的一切呢？
你爲什麼注意我寫下來的一字一片呢？……
算了！——老兄
少費你那七竅玲瓏的「人」心吧！
要是無聊了呢——
你可以同你的「愛人」
談談「戀愛藝術論」。
再不然，
可以寫一點囂囂然的東西。
在報紙上一發表——（反正人們都願意看大腿什麼的）
你的「飛卿」的筆名不更喧譁了麼？
至於我——你在我的身上不會發現什麼。
除了一幅硬骨頭
還有一個明辨是非，愛憎分明的腦袋
再有一個慣於咒詛醜惡的錢嘴
我見了那項上套了鐵鍊
反向我哇哇哇叫的狗們
一向要罵的，恨恨地罵的！
我認爲——這是做爲一個人的必備條件。
如果你認爲凡人都要××黨。
（你們向來是這套邏輯）
那麼，你簡直地向你的主子控告吧
你可以賺十二元像豬那大樣的報酬。
何必鬼鬼祟祟的做這種技術，我厭膩，我惡心，
我的身上爲你起雞皮疙瘩……。

什麼人是戰鬥者

· 解路的路關 ·

燕 舒

自從有了「人生戰鬥」這個名詞以後，就產生了一些麻煩的問題：——有些什麼也沒有做的人，可以堂堂皇皇的向別人說：我是在作着人生戰鬥呀！你說他的話不對麼？你很難舉出反證。那麼，真是那樣的麼？又很難說。有些確乎在作說人生戰鬥的，又往往遭受詰責：你幹了什麼特別的事沒有呢？確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確乎也和別人一樣的作工，拿錢，吃飯，穿衣。那麼，即使你真有什麼人生戰鬥，又有什麼意義？不也和戰鬥的人並不同麼？路翎的小說，可以幫助這個問題的解決；這個問題的解決，又可以幫助對於他的小說的理解。

在路翎的小說裏，最顯目的特點是，作者的分析的詳細，和故事的平常。那些分析就是戰鬥。那些平常的故事就是人生。

路翎的分析，都是一種批判。人物的某一個行動，思想，情緒，或感覺，在他自己覺得有什麼意義的，經過批判，出現了重大的意義；在他自己以為大有意義的，經過批判，却並沒有什麼意義；他自己認定是出於某一種根源的，經過批判，却是出於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根源；在他自己認定具有某種價值的，經過批判，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價值，等等。人物所不能自知自見的，都顯露於他的批判之光下面。

這種批判，並沒有什麼玄虛，完全以客觀的真理為依據。在這裏，所謂客觀的真理，就是生活的真理。本來每一種思想行為，放在實生活的因果系列和錯綜關係之中，意義其實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因爲人們，特別是主體者自己，往往掌握不住這種系列和錯綜，於是就有上段所說的迷誤。所以，路翎的小說裏的故事的平常，就由於他所要掌握的原來不是好聽的故事，而正是平常的生活，正是生活的系列和錯綜，正是這種系列和錯綜的本質的規律。如果他沒有掌握到這種規律，那些複雜的系列和錯綜，正是這不會顯得這樣平常了。如果不是這樣平常，他的批判也不會這樣深刻，有力而明確了。

然而，一面既然嚴格的依據於客觀真理，另一方面就必有強大的主觀力量；能夠移動大山的，決不會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路翎的分析和批判，並非灰白的概念的搬弄，而是元氣淋漓，長江大河似的生命的突擊；他的小說，尤其是他的集中深入的批判部份，總是像長江大河那樣的，以不可抗的大力，把人捲走，帶走，這恐怕是每一個他的讀者都感到的。在中國的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他之所以能第一個完全與客觀主義傳統決別了的作家，正由於這種強大的主觀力量，以及這力量所發動的深入的批判活動。

那麼，通過路翎，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人生戰鬥的目的，就是要認識自己，主宰自己，認識生活，主宰生活。不是以自己思想中的情況爲目的，而是以實際上的情況爲目的。——這個就是唯物論。

第二，人生戰鬥的方法，就是要全面的照顧到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掌握到系列和錯綜的規律，確定每一個生活事項在這系列與錯綜中的位置，因而確定它的意義或價值。——這個，就是辯證法。

第三，人生戰鬥的效果，還是在於人生，並不在於創造奇蹟，生天成佛，旋乾轉坤。雖然到了

兩日記

北 遙

1. 七月十三日

信，四頁。是所謂「同志」(?)寫來的。但却佈滿了殺氣。而且是要殺死「同志」的。從這裏，我看見了這樣的「英雄」：在隊伍裏，扛着大旗，招搖過市，要着新的槍法。顯得十分神氣，到處揚着斥責別人的嚴厲的調子，裏邊還含着無限的悲愴。

「你們都是有病的知識份子呵！趕快醫治吧！不然，……不然就會不可救藥的」等等云云，十分動聽。

今天，今天我在信裏被人封爲「英雄」和「神」的，但在信的屁股後却說：「該是你撕下而具殺戰的時候了」。這使得我很驚詫，我從來沒有聽說「英雄」和「神」是帶有「面具」的，假若有，不知是「牛頭」呢？抑是「馬面」？……

這些，當然是一種殺法，先派定了罪名，在罪名下，如果我向市儈主義、庸俗主義、形式主義、醜惡頭跪拜主義、今天天氣哈哈主義，你好好主義……各色各樣的個人英雄主義，舉起了白旗，便會幸免於「處刑」或「絞殺」的。

但我沒有。我學着我們的先師魯迅：「舉起了投槍」！

然我發現：同樣的我也走入了一「無物之陣」。

2. 七月十四日

「七月十四日」，是法國在一七八九年這天人民奴隸，首先爲自由，人權吹起了號角。人民奴隸們像瘋狂的浪潮一樣，衝破了巴士底獄。但今天，「巴士底獄」，仍聳立在血洗過的法國和中國的土地上。還有一些被損傷的土地

盛世文章 (通信)

××：

這裏是否有「控」，不得而知，倘問有文人沒有，則答曰有，既有文人，因此也勢必就有雜誌之類出現。舉個例子來說罷，這裏就有「雪風」，裏面曾刊登過一篇姚雪垠的「論胡風的宗派主義」，是很惹人注意的。在編後記上，編者還為此特別向讀者解釋一翻：「雪風是一個自由公開的園地，絕無門戶之見」……而因「雪風」是以「自由主義者」為姿態的，所以更說，「自由主義者絕不是漂亮的裝飾，我們學習，追求，在工件中尋求鍛鍊。」因為是他自己標榜了「自由主義者」的，所以這些話，也的確有自由作風。

姚雪垠的「論胡風的宗派主義」也看了，沒有話說，蓋本人非「胡風派」也。不過，要有一點告訴的，是我以前所不瞭解的「為何強調主觀戰鬥精神？」現在却十分懂了，這自然是因拜讀了姚雪垠的大「論」的原故。

是方然先生的話，說強調主觀戰鬥精神，這「是一種具體的，反擊戰界，當其我們周圍如水桶時，條件，限制如此之多，滿足與退步如此容易之時，稍一冷淡我們的情緒，便會馬上麻木了我們底感受」，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強調主觀戰鬥，這用意原是非常之誠懇的，不想，姚雪垠却罵道這是「理論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機械論的色彩」。

自然，姚雪垠的罵已落空了的。

因為反對並污蔑，甚至血口噴人，這正揭露了姚雪垠已經「麻木」且滿足「麻木」、已經「冷淡」且承認「冷淡」、已經腐爛且製造腐爛去腐爛讀者的卑劣的靈魂與醜惡的臉臉。從而就證明了在今天之所以強調主觀戰鬥精神是有所根據的。老實說，姚雪垠更應當成為強調主觀戰鬥精神的對象。

要求成為人，要求在真藝術，要求能堅韌並持久的戰鬥，所以這就有強調主觀戰鬥精神的要求，祇這一點，我想，對於胡風先生所說的「急切地要名戰鬥」，這就不能不「急切地」要求「先整肅自己的隊伍」的話，也就迎刃而解了。

沒有話說，却又說了起來。好了，就此帶住吧！但還要聲明者，我引了方然胡風兩先生的話，是我的的確確覺得他們的話真實，愛他們的那樣說，至於宗派什麼的，誰管它！

然而，却意外的在書店裏，看見了新出來的姚雪垠的小說集了，不但此也，更出乎意外的，是臧克家的「感情的瘦馬」（有此一說，按原名是「感情的野馬」，）也再版了，封面同樣是堂而皇之的、藝術的很，我就看見有買書者用手翻着他們，好像「愛不忍釋」的樣子。

好像現在是盛世了，既有姚雪垠的小說可讀，又有臧克家的詩可誦，我們讀者對此覺得是異常之異常之感激的。誰說中國沒有藝術呢？不信，你看姚雪垠的：「瞧！那盞紅燈籠，比血還紅，比珊瑚還紅，比銀珠還紅，比五月的榴花還要紅，比帶雨的夕陽還要紅，在無邊漆黑的天空中飄蕩着、飄蕩着、飄蕩着……」而你聽聽「泥土之歌」的作者臧克家的：「開在鄉間邊的笑的花朵，牠要把人間的哀愁消落，妳的眸子似海深，從裏面我撈到了失去的青春，愛情從古結伴住恨……」哎呀呀，多美，多美。

祝福，我們的小說家，詩人！祝福，苦難中國的貧窮的讀者！

C·V·一九四七，七，十六號。

必須旋乾轉坤的時候，能够毅然擔任，勝任的，也還是只有平昔的戰鬥本身，它的全過程，已經就是意義。

第四，戰鬥與否的辨別，這也就很容易，無非就是從他的生活全系列與全錯綜去考察，同樣的。今後，將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是晴雨沉吟，使全國都都陷於大窒息之中的。每一個人的進行，所能取得得於外面的保證，將非常之少，以至於很容易的就會頹然倒下。在那中間，一切虛偽浮腫的浪漫主義，一切才子式的流氓和流氓式的才子，一切專以坐茶館開朗誦會為能事的英雄，一切淺薄的浮蕩的叫嚷，一切驚露自喜的和顧影自憐的做作，都不會有半分用處。在那中間，「疾風和動草」，歷史將會祝禱一切堅持深沈的人生戰鬥的人。那麼，就是這樣吧。

上，也確立着。
人民，奴隸，又像瘋狂的浪潮一樣，在各個土地上的排球場宣佈他們的人權宣言；向他們今天「路易十四」篡奪他們的自由，向「巴士底獄」要回他們自己，要回他們的兄弟呵！
「七月十四日」不是歷史的，更不是法國的。而是今天的，也更是全世界每一個須要人把須要自由的人民，日子，且更是我們的！

讀「人生賦」散記

楊力著：海燕書店出版

姬·蓮·

我願意把這本書，介紹給在這時代里感到矛盾，混亂和不安的朋友。我相信，當你讀過這本書後，一定會受到強大的感情的衝擊，而感到有無限的生活勇氣。

請聽聽吧！作者在莊嚴的向我們說着：

「……我們正如牧者站在回顧茫茫的蒼野，對於生命的設想，是不應茫然和憂鬱的。應該挺身高歌，呼喊生命的愉快和偉大；更不是純然動物式的生活，而應該努力增潤生命，發揚生命的真價。

生命嗎？就是生命。鬥爭、創造、征服。」（我鄉）

當你聽到這滿含着意志和力的話語時，你能不因為自己的蒼白無力而臉紅麼？你能不覺得在這血與火的時代里，自己茫然的活着是可恥的麼？你這能不奮身起來去增潤生命，發揚生命的真價麼？

作者也和我們一樣的，過一串灰色的日子；他也曾為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憂鬱、幻滅、變態、渴求、憤懣所苦惱；這從他的最早的一篇回憶錄「人的悲哀」中可以知道。這篇回憶錄是一九三六年底寫成的，當年的中國，正籠罩在壓人欲倒的低氣壓里，在作者「前」的，是一片漆黑，漸漸變得灰暗，而終

於是一片無謂的白晝……」激骨般的痛苦追隨着他，使他幾乎要從現實世界逃開，但他畢竟沒有選擇那一條滅亡的道路，經過一時期「痛苦而神經質的生活」之後，他終於向戰鬥轉過來了。

他投進了前進的歷史大行列中，生活着，戰鬥着而日創作者。他的全部的熱愛都用在擁抱一切新生的進步的人物上，但也理性的批判了他們的落後的地方，「我鄉」，「嘉寄摩先生和他的周圍」兩篇真實的報告，是屬於這一類的作品；對於歷史進程中的障礙物，他却毫不容情的剝掉他們外衣，暴露他們腐敗的或骯髒的內在，使他們的靈魂感到絕望的發抖，人生賦，剩餘價值論，理想主義者，更下四篇小說，是屬於這一類的作品。

在「嘉寄摩先生和他的周圍」中，寫出了一個「農民讚嘆神聖的近乎聖的人物」，這個近乎聖的人物，並不是超人的神，「他也是」一個百姓，而又不同於四週的百姓，卻有着百姓特具的真實……」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人物早年也曾開過革命，但那只是托爾斯太的「復活」中的南赫留甫式的行動。結果他失敗了。經過一時期的苦惱之後，他改變了作風，誠懇而沈靜的工作着，苦心的為人民服務

，終於取得了人民的信任。這是知識分子革命的典型，給漂浮在革命的表面的知識分子指出了明確的道路。

「我鄉」，蘊蓄着濃烈的情感，最能打動人心。作者大聲地呼喊和讚嘆純白聖潔的人性和愛，但也批判了自己的狹隘的愛和眷戀家庭溫暖的自私心。他認為「在這血腥遍地的時代，是不存在這樣的一個躲避世途中難免要遭到的暴風雨的海港（家）的，有的，却是人工沈醉的海港，但那就是不幸和毀滅！」

理想主義者，人生賦、剩餘價值論、更下四篇小說，都是以癡癡在時代激流中的知識分子為主人公。前一篇則是否定一個自私、怯懦、生活力萎弱而又終日沈醉在虛無的幻想中的人物。後三篇有着同一的「題」：都是表現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苦難的時代里，經過種種挫折、打擊、苦悶，而逐漸失掉主宰自己命運的力量，被污濁衝擊着，滾向毀滅的深坑。作者着重的說明，這種悲劇，固然由於客觀環境所造成，而這些人物的主觀戰鬥力不夠堅強，却是更重要的因素。

目下，我們面臨着一個更艱苦的時代，重重的苦難，在對我們作着最嚴峻的攻訐，因此，主觀的能動性的份額就不該被漠視，意志和力量的價值就不該被棄，人的最高作用必須充分發揮！

這幾篇創作，顯然和目下流行的一般萎靡疲弱的作品是不同的。

它有一種新鮮的氣氛，有強烈的衝擊力，給人的感動特別深，令人不自覺的在這些具體形象的影響下執着或變革了自己的生活態度。這是因為它不作照像式的表面現象的反映，不作奇詭故事的虛構，而特別強調內質的表現，着重精神的挖掘，能夠表現出社會的真實，能透露出具體的人生。像「更下中的何天民」，他被惡勢力打擊得失掉向光明的力量，只能儘量追求金錢，而獲得滿足，他感到了征服者所有的愉悅，但是當他回憶到過去時，他的精神狀態是這樣：

「……聯系了起來，成了一片洶湧的波濤，衝擊着他，他先聲抵禦般的喘着喘着，強硬的站在其中，後來又像抵禦的防線已形崩潰的來回踱着短促的步子，他彷彿是一匹負傷的獸，在這黑暗的包圍中，快短的跛着像是一隻無靈的步子，頭低得更下，更下……」

這短短的一段剖折，使一個精神崩潰了的人物，凸出在我們面前。這樣的寫法，批判了人，也提高了人，否定了腐爛的靈魂，而要求新生的健壯的靈魂。又如「剩餘價值論」中的余子剛，被冷酷的現實剝蝕了他的熱情，又被「運安排」在一個火一樣的環境裏的精神狀態是：

「……我好像常聽到……熱情的有力的召喚……像是一種復活的誘惑，聽着這聲音，我就惶惑戰慄起來，不知所措，就像回轉到前些年……但

聲音 華里

大聲唱歌吧！明天
用粗壯的年青的聲音
迎向暴風雨
就這樣我們喊着
「快一點吧！」
「快一點吧！」

儘管在損傷與侮罵的毒焰中
在背負着真理的重擔下
我們仍要歡笑
我們仍要呼喊
我們誰也不怕

在我們和自己奮鬥的痛苦中
要更堅韌的活下去
前一代給我們的
那麼多不健康的遺產
都要除掉它
那將要死去的
不需要留戀
要和自己戰鬥
要去掉一切：
怯弱的
幼稚的
英雄的
所有的劣根性

朋友呵！就這樣
在堅苦中讓我們大聲的說人
「快一點吧！
讓我們快點成長。
去打擊那躲在霧裏的敵
去迎接我們的明天。」

歌 嚴炎

是滴着血
讓你們吃人者唾涎的

那麼多
從絞架與牢獄戰鬥過來的
我們的先導
早把黑色的十字架
留給我們：
背上
就不再取下……

人樣的活着
大聲唱歌
用陰沈的笑迎接生命底棺槨

這結果呢？是更多的痛苦添在我的心上，我沒有法子，我疲倦了。」
這就把一個蒼白的靈魂的內在暴露無遺了，這就使那個垂死者感到了絕望的戰抖，因而也引起了我們的憎惡情緒的共鳴，使我們生出了追求更高級生活的決心。
在這裏，我們雖然可以看出，每一篇作品，都會經過一段艱難的創作的歷程：作者的思想情感——生命力，已經滲透了所寫的對象，他的全人格已經溶合在作品裏面。這樣的創作，不僅表現出了具體的、真實的人生，而且給讀者「指出了路」。這是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只有這種創作方法才產生了有強大戰鬥力的作品。我無意過分誇大這作品的價值，而是說：當血與火的現實，使一般庸俗的「現象羅列」的作品顯得疲弱無力，因而引起「文藝界用論」拾頭的今天，這是一本值得讀的著作，它會給我們一些啓示的！
一九四七，七，一五。

無花果

葉北岑

這是公木的話——
1. 水要流，火要燃燒！
因此，對於一切淺灘與撲滅的製造者，
失敬的很：
生命倘還存留，那就一定向前流進，
而且要流得更好，燃燒得更好。
2. 江走了，遙也走了，
從車站回來，像從夢中醒來，心是沉重沉重地。
街，多麼長呵，看着遠方，想起一句話：路，都是相通的。
在我身邊走着的流似乎也在想，想什麼呢？
——一定是很多很多的，一定很寂寞又很熱烈。
「鳥歸林，獸歸洞」，我們暗自祝福看。
3. 我向流說：我們並沒少什麼。
忽然我們面前立了一條黑影，用眼睛命令我們站下。
官腔：「幹什麼的，有國民身份證沒有？」
沒有，我和流不約而同的都指着自己的徽章，也

大睜着眼看他。
他却大笑起來，威武的，恫嚇的。
這笑，落在我們身上，好像受了一陣鞭打。
4. 「世界的公民是沒有家的，」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大雷雨的夜，江所背誦綠原詩中的一句。
大雷雨底夜，我還記得的，那是我們四人最初在閃電中看見自己。
一道電，給我們劃出一條道路來，
遙說：這便是我們底路，我們走吧！
他們終於走了。
而今，是深沉的夜，天更陰，雷聲又轟然由天邊邊滾至，
我向窗窗外，希望再有一道電閃來，
給我燭照那向另一世界出發的兩條倔強的影子。
5. 既然在流火里
那就一定要活在流火里
——E先生底話
是的，這是在流火里，燒着，被燒着。
七月，流火的日子，我們就這種過活：工作，戰鬥！
純深地、老實地、活潑地、大胆地。
6. 魯迅讀：石在，火種不會滅的！

逆流里底文藝

勃弋

文藝在今天爲什麼不能成爲配合民主鬥爭的武器呢？爲什麼不能作爲民主戰士的精神食糧呢？我們看見許多人都這樣疑問着，而終於輕視文藝了。

回答這一問題的，有胡風先生，在「逆流的日子」的序上他就指出這一點的癥結所在：

「在這樣的日子裏面，文藝本應該定爲人民代言，向着逆流底衝鋒刺擊的武器，然而由於沉重壓力和焦燥不安，再加上幾年以來一直發展着的文藝思想本身底混亂，這時候就在窒息似的苦惱里面呈現着無力，汨濫着的虛偽的聲音，空洞的叫喊，冷淡的形象，以至腐爛的采色，新文藝的熱情

的戰鬥的傳統精神就臨到了致命的考驗，不得不在內外敵對的力量底壓迫下面困苦萬狀的爭取自己的生存，文藝在自己的陣營裏面也經驗着一種逆流底襲擊，這襲擊正是和那大的逆流緊緊相呼應的。」

從這裏面，我們就知道「新文藝底熱情的戰鬥的傳統精神」，目前爲什麼肩起一面向反動行進又一面向同一陣營底逆流行進爲「爭取自己的生存」而「困苦萬狀」的戰鬥了，同時，也就知道，爲什麼熱情的戰鬥的新文藝，在今天受着比客觀主義的新文藝更重的壓迫和窒息的原故。

在黑暗統治愈趨惡劣的現在，我們看見的文壇，其實，只是一個無「文」的壇，是貧乏得很而無力得很的；更是冷淡的形象產生着，更是腐爛的采色產生着；連空洞的叫喊也沒有了，連虛偽的聲音也沒有了，所有這些都顯現着一臨死的、腐爛的、發臭的「逆流底「真實」」；但是，「另外一個是新生的、健全的、在舊的「真實」之中生長出來，而否定舊的「真實」（高爾基）的「真實」，也並非沒有：「新文藝底熱情的戰鬥的傳統精神」依然是潛伏着而且亦是有力的在暗中執行着一個傾向的戰鬥工作，只是在這個「中國的文化生活裏面，有如寒夜裏的烽火，濃霧裏的燈，它的光受則了濶濶，它的熱受則了大力」而已。

既然「還不能形成突出重圍的大力」，那麼，會永遠如此麼？不的，胡風先生又告訴我們，一面固然「猶如人民底力量始終在堅持，在成長，爲民主的鬥爭開始在生長，在擴張，文藝底戰鬥的有生力量也就一直在開拓着自己的道路的」，一面這也「就急切地要求着戰鬥，急切地要求着首先整肅自己的隊伍，使文藝成爲能夠有武器性能的武器」，所以我們就瞭解，「新文藝的熱情的戰鬥的傳統精神」是一直「逆流中生長，擴張；而因爲逆流底凶猛，所以它還不能適切的配合着民主鬥爭，成爲民主鬥爭中強有力的一支隊伍，而也就因此，「文藝底有生力量」是「急切地要求看戰鬥」，要求成爲「有武器性能的武器」，基於這一要求，我們可以相信，新文藝有一天會「形成突出重圍的大力」的。

「新生的力量是微小的」，却也是強大的。因爲力量就是生命，它要發展、前進、占領……

——卜四七·七·六日——

假若這是真的

方風

假若這是真的
原子彈明天一定落到我們的頭上
假若這是真的
暴風雨永遠沒有止息的一天
假若這是真的
內戰這輩子打不完
假若這是真的
世世代代擺脫不掉饑餓與苦難
假若這是真的
暴徒將把我們拉上祭台
朋友，想想
我們該伸出拳頭反抗呢
還是含淚再來一次低頭忍受？

送別

小今

嘴巴緊閉
連着心
血管內
充滿了興奮
夜
液一點寂寞

別

更堅定了
奮鬥的決心
雞叫了
小弟
快收拾行李
我送
你
到遠國去